

閒話豆汁

延 靜



阿姨從外面匆匆回來，一手拿着雨傘，一手拿着一個布袋。「下雨天你還出去了？」我問。她爽快回答：「到旁邊護國寺小吃店打了豆汁。」我多少有些吃驚：「你喜歡喝？」阿姨笑道：「老伴兒喜歡，我也跟着喝點。」她進了樓門又回頭問我：「你是北京人，不喜歡喝豆汁？」我告訴她：「還是小時候喝過。」

喝豆汁，確是我小時候喜歡的事。那年代，豆汁是為數不多的北京小吃中的一種，以綠豆和水為原料，在製成澱粉、粉條後剩餘的下腳料，加工發酵而成。豆汁喝起來酸酸的，也是一種飲品，據傳清代宮廷就開始飲用，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當年我和小朋友常去喝豆汁的地方，是東四大街北邊一條胡同裏的廟宇。這座名叫隆福寺的廟宇很大，最少四個進深，在進深與進深中間的平台上，小販擺攤出售各種小吃，其中就有豆汁。當時我們家住在朝陽門外，離隆福寺不算遠，我和小朋友就常去。

我們去主要是為了喝豆汁，一碗幾分錢，是小吃中最便宜的。同時我們也是為了吃鹹菜，買一碗豆汁，送一小碟鹹菜，有水疙瘩絲、辣蘿蔔絲，味道很好，吃完後不夠還可再要。小販支上棚子，放上木板椅和長桌，

迎接客人。我和小夥伴有時一邊喝豆汁，一邊說話玩耍，在那裏呆很長時間。

提起喝豆汁，在我記憶中有一件事不能忘記。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全班二十個人，來自五湖四海，有北方人，也有南方人。一次全班同學聚會午餐，我們到海淀小飯鋪買了幾個菜拿回來，也買了豆汁。幾個北方的同學心想，讓南方人嘗嘗北京的豆汁，興許愛喝。但幾個南方同學一聞就說「受不了」，拒絕接受，不過其中一位上海來的男同學表示可以嘗一嘗，他皺着眉頭喝了下去，但不久他就跑出了教室，腸胃不適吐了。此事以後，我得出結論，南方人不習慣北方的一些特色食品，從那以後聚會再也不買豆汁了。

走上工作崗位之後，曾幾次出差去上海，吃飯時地方安排，以特色食品招待我們，多數南方菜品我們還比較喜歡，但上海人喜歡吃的炸臭豆腐，我們一直難以接受，一次勉強吃下去，腸胃很不舒服。從此我又得出結論，北方人也照樣不適應南方的一些特色食品。看來一個人自小在一個地方長大，他養成的飲食習慣或許是終生難改變的。

幾天之後，我碰上愛喝豆汁的鄰居那位先生，我問他是哪裏人，他答東北人，但緊接着又說來北京已幾十年，那之前也沒喝過豆汁。「味道不錯，完全可以接受」，說罷又拿着家什去打豆汁去了。我雖長在北京，但幾十年沒喝過豆汁了，也想去護國寺小吃店再嘗一嘗豆汁的味道。

電影中的法國香頌

陸小鹿



學法語的閨密嫁去了法國。第一年秋天，她發回幾張照片給我。

看到湛藍天空下一望無際的田野，和幾朵插在瓶子裏的白色棉花，瞬間心動。於是，關注起法國，看法國電影，喝法國紅酒，聽法國香頌。香頌，是法語「Chanson」的音譯，意思是歌曲，只是，它比一般世俗歌曲更講究歌詞的優美意境，而這，正是我喜歡音樂的起因。

根據毛姆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面紗》，是一部讓觀眾情感天平無法不向男主角傾側的戲。影片末尾，男主角感染上霍亂死去，一抔灰土，將他埋在了異國他鄉。此時，憂傷而唯美的音樂響起，這是一首法國香頌，名叫《A La Claire Fontaine》，中文譯名是《夢之浮橋》。歌詞裏有一句法語重複了數遍，「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me, jamais je ne t'oublierai」，這句法語的意思是「我愛你已久，永不能忘。」我愛你已久，永不能忘……只可惜，有時候，愛的真諦領悟太晚，愛到分離才相遇，情至身死，淚崩遺憾。

貝托魯奇導演的《戲夢巴黎》，裏面有不少大膽的鏡頭，不過，我看的時候倒沒覺得色情，相反感受到浪漫。劇中有首配樂，很有年代感，名叫《La Mer》。「La Mer」在法語裏的意思是「大海」，我聽不懂的歌詞，但一聽到「La Mer」就懂了。這首歌是由法國香頌歌王Charles Trenet演唱的，老男人的聲音非常有磁性，聽得我渾身酥麻，不得不感嘆，法語真是世界上最好聽的語言。

《戲夢巴黎》裏，還有一首香頌《Tous Les Garçons et Les Filles》（男孩女孩）也非常好聽。每次聽，就彷彿看見伊娃·格林正穿着紅裙子和

米色風衣款款走來，空氣裏，滿是咖啡的香氣。順便說一句，《戲夢巴黎》裏的伊娃真是美啊。

《朱爾與吉姆》，是法國新浪潮電影的領軍人物特呂弗導演的一部經典愛情片。兩個好基友愛上同一個女人，三角關係有些牽扯不清，好在影片拍得深沉細膩，黑白影像，每個鏡頭都可以截圖變成一幅藝術畫。

電影裏有個場景，男人們坐在草地上聊戰場士兵的故事，讓娜，莫羅飾演的女主角隔着窗戶大聲說：「這故事很美……我的歌寫好了嗎？一起來寫。」於是，男人們走進屋內。吉姆彈起結他，讓娜清唱起一首法國香頌《Le Tourbillon》（生命的漩渦），朱爾和另一位男性朋友充當他們的觀眾。

讓娜演唱時輕快自信，蛋白石般的雙眼脈脈含情。導演以一束野花為襯托，給了讓娜好幾個側顏特寫鏡頭，極具美感，視覺聽覺的雙重盛宴。正如歌詞裏唱的那樣：「她以美妙的聲音吟唱着，哪個人快來迷惑勾引我。」我把這看作是法蘭西的洋派浪漫。

某個周末，看了派拉蒙出品的一部舊片《龍鳳配》，赫本在影片裏也清唱了一首歌，那就是家喻戶曉的法國香頌——《La Vie en Rose》（玫瑰人生）。

夜幕已深，男主角開着車，赫本飾演的女主角坐在副駕駛座上，輕聲哼唱了一段《La Vie en Rose》。隨後，她為男主折了折帽檐，告訴他把帽檐折下來會更好看一些。劇中的此時，男女主角對對方都有些朦朧的好感，只是沒有互相道明而已。所以，這時候的幾句哼唱，以及折帽檐的小動作，就顯得很有意思。看似隨意的歌聲表達出無法用語言描述的內心隱秘心思。

平淡的時候，在法國電影中瀏覽美景與美人，在法國香頌裏捕捉唯美與浪漫，這樣便覺得，日子變得優美有味起來。



從我家洗手間的窗子望出去，大約十多米的距離就是另一棟房子的一扇窗。不知什麼原因，主人買了這棟房子，卻始終沒有入住，許多年就那麼空着。靜靜的，如一座無人的廟宇，平日裏只有一些麻雀穿梭於屋瓦之間。

空空的窗口，如一個永遠沒有內容的畫框，卻成了我每天清晨洗漱時一道避不開的風景。

這一日，窗子裏突然就有了內容。一隻着了魔似的小麻雀，整整一個早晨都在反反覆覆地做着同一件事——一次次不停地撲打着那扇玻璃窗。撲打一陣子，就暫時握住窗邊垂下來的一截電線，稍事休息，積攢力氣，然後繼續一次次撲打或撞擊過去。

這小小的麻雀，牠想要做什麼呢？看牠

樂此不疲的樣子，也許是在遊戲吧？來不及細想，我趕緊進入自己的書房，去寫那些似乎永遠也寫不盡的稿子。時至中午，我已經寫得腰酸背痛，便又一次想起了那隻麻雀，很想去看看牠在還是不在。結果，牠還在。依然在不停地撲，不停地撞，對着那黑洞洞的空窗，但翅膀擺動的力度已大大降低，飛翔的姿態也顯得有些凌亂。

我想，牠肯定不是在遊戲，而是被某些虛幻的東西所迷惑，否則哪至於如此拚命？有心想干預一下，但想想還是作罷。自己的事情、人類的的事情還沒有管好，哪有剩餘的心力去管這閒事！或許，牠知道累了，知道疼了，也就知道放棄了。畢竟，鳥兒不會像人一樣，有那麼多的執念。

第二天清晨，天剛矇矓亮，我透過洗手間的窗，又看到那隻小麻雀。牠還在那裏，不屈不撓地撲打，並無意離去。看來，牠也和我所知道的人類一樣，有時會不可救藥地

被執念困鎖。可是，在那黑洞洞的玻璃後面，牠究竟「發現」了什麼呢？理想的家園？心儀的伴侶？傳說中的天堂？另一個自己？還是某種命運的呼喚？

小鳥兒的力氣似乎已經剩餘無幾，比起前一天，牠的動作顯得虛弱而又遲緩。我不由得心生惻隱，決定一盡人類的「慈悲」，搭救一下這個可憐的小麻雀。可是，人不會鳥語，我無法隔窗告訴牠，只要牠轉身，就會擁有一片廣闊的天空。我只能走過去，走到玻璃窗下，強行把牠「嚇」跑。

當我走過去時，牠果然因為害怕，慌亂地飛到牆頭上，站住了，但並沒有遠去。好像如夢方醒，也好像無限依戀。

此後的很多天，我都沒有在那扇窗子前看到過那隻小麻雀，不知牠確如我願，飛向了身後廣闊的天空，還是因過度虛弱而身殞草莽，讓不甘的靈魂再一次返回那扇窗前，繼續着夜以繼日的撲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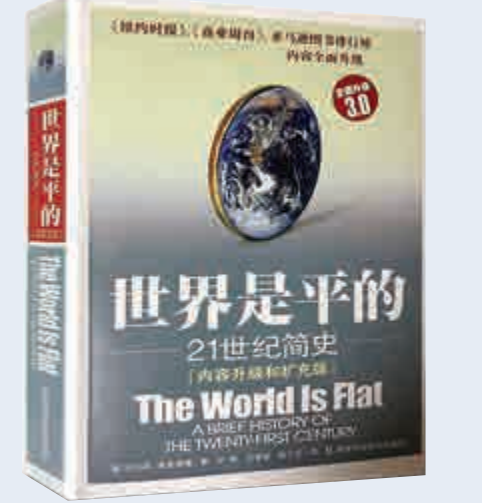
世界還是平的嗎？

郭一鳴



周日無聊讀舊書，其中一本是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湯馬斯·弗里曼（Thomas Friedman）在二〇〇五年出版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此書當年曾奪英國FT／高盛財經書籍大獎，是紐約時報、BusinessWeek、亞馬遜暢銷書，中文版也同樣成為暢銷書，我的书架上這本是二〇〇七年台灣出版的中譯增訂版。弗里曼一句「世界是平的」風靡全球，成為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最佳形容詞。弗里曼是全球化的積極支持者，他在該書第六章寫到自己給兩個女兒的忠告：「小時候我常聽爸爸媽說，『兒子啊，乖乖把飯吃完，因為中國和印度的小孩沒有飯吃。』現在我則說，『女兒啊，乖乖把書唸完，因為中國和印度的小孩正等着搶你的飯碗。』」重讀這段話，想起特朗普上台後推行「美國優先」和目前煙雨瀟瀟的中美貿易戰，不禁感慨這個世界真是變化太快。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創造連續二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更於二〇一〇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為何中國能夠從一窮二白國民連飯都吃不飽，短短二十多年便發展到有力與世界老大美國搶生意搶飯碗？為何墨西哥的護國聖像都是中國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在世界被「十輛推土機」抹平的時代加入代表全球化的世貿組織，中國是全球化得益最大的國家，但主導全球化遊戲規則的並非中國，而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特朗普上台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抨擊世貿框架下的全球化損害美國利益，發動針對全世界的貿易戰，中國首當其衝，歐洲、加



▲湯馬斯·弗里曼著作《世界是平的》資料圖片

拿大和日本也不能幸免，這是赤裸裸的輸打贏要。

上周在一個交流講座上有聽眾問：特朗普和奧巴馬的對華政策有何不同？我學了一個例子來回答：奧巴馬當選總統後曾經引述弗里曼忠告女兒的話來激勵美國的大學生，告誡美國年輕人必須不斷提升自己，否則在全球化的競爭環境下會被淘汰。但特朗普恰恰相反，他告訴美國人：中國人賺我們的錢搶我們的飯碗，不是因為美國人不努力做得不夠好，而是中國人使用不公平的手法。換言之，奧巴馬鼓勵美國年輕人與中國和印度的年輕人在全球化舞台上競爭，而特朗普則說我們不要和他們競爭，除非中國和其他國家改變做法，服從「美國優先」原則。特朗普已經宣布退出巴黎協定、退出TPP，威脅要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又宣布對各國進口美國

詩意嵐山 若 飛



記得初次看李安的《卧虎藏龍》時，被那場竹海打鬥戲驚艷。再重溫時，依舊喜歡，更迷上那片恍如隔世的竹林。正值暑假，我決定探訪竹林所在地——嵐山。當我看到這片清新茂密的景象時，頓感清涼，心情也會隨之明亮起來。

嵐山位於京都市西北方向，只需搭乘地鐵到達嵐山站即可。下車後，不要急著出站，站內角落有刻着嵐山風貌的小印章供遊人蓋印收藏。作為賞櫻賞楓的聖地，每到春秋兩季嵐山都會吸引大量遊客。雖然不是櫻花季，炎夏的嵐山仍風光秀美。賞嵐山，既可選擇悠然徒步，也可搭乘嵯峨野小火車上山觀賞山林風光。

出站後，往渡月橋方向走去，大堰川繞嵐山腳下潺潺流淌，橋下碧波蕩漾，河水晶瑩清涼，清澈见底，兩岸山上樹木青葱茂密，山下竹林片片，商舖林立，儼然一幅清幽又詩意的山水風光畫，秀麗又淡雅。過完橋，幸運地遇上嵯峨野春祭活動，人頭湧動，熙熙攘攘，十分熱鬧。雖然只是短暫觀望，但從規模的大小和隊伍的吶喊聲來看，可以感受到他們對傳統文化活動的尊重和傳承。

走着走着，我決定先乘坐小火車繞山體驗一圈，再漫步去嵯峨野竹林。想搭乘小火車，記得留意小火車時刻表，提前購票。買好票，順利坐上觀光小火車，沿着山上進發，深邃峽谷不時映入眼簾，川流從高處湍急

而下，翡翠綠般的水在陽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景色格外別致迷人。如果櫻花和楓葉季過來，一定美不勝收。小火車不時在高聳茂密的樹林和黑暗神秘的隧道間交替穿梭，感官享受一波又一波清爽山間氣息，讓人精神抖擻。小火車會每站停靠，每個站點都會有小驚喜，有些月台工作人員會戴着傳統面具迎接遊客，有些月台會看到一些小吉祥物，又驚又喜，不得不感嘆日本人的細緻貼心，使得二十五分鐘小火車之旅趣味盎然。

嵯峨野竹林的小徑長約五百米，穿過野宮神社往大河內山莊步行即到達。竹林間的小道用細竹枝做成的籬笆圍着，一踏入小道，一大片筆直茂密嫩綠的竹子映入眼簾，陽光透過高聳竹林間的空隙灑下來，若隱若現，頗有禪意。風起了，駐足在竹林中，可以聽到竹葉在風中起舞的簌簌聲，空靈清幽。越往竹林深處走去，越靜謐幽深，有種歸隱深山幽谷的感覺。嵯峨野竹林名聲大，無論何時，都是人山人海，若想避開人潮，捕捉竹林之美，請一定要把鏡頭向竹林高處拍，這樣才能捕捉到竹林獨特的一面。如果走完竹林還意猶未盡，那不妨試試由專業車夫拉車穿梭在嵐山街頭的人力車，感受專屬的服務。

走出那片竹林秘境後，再次回到渡月橋，坐在大堰川的堤岸邊，吹着微涼清風，聽着潺潺溪流，看橋上人來人往，聽堤岸上人群歡聲笑語，一塊閒聊，一起看夕陽西下，此刻，感覺所有煩惱隨風而去。

置身於大自然，平日緊繃的神經也放鬆



▲嵯峨野竹林靜謐幽深

作者供圖



▲大堰川的堤岸邊

作者供圖

了，讓我們短暫地遠離生活工作中的瑣事，充分放空充電，有種被大自然治愈的感覺。倦了累了，不妨去大自然走走，看看美景，呼吸新鮮空氣，有時生活中想不通的難題或許會迎刃而解。



▲電影《面紗》改編自毛姆同名小說

資料圖片